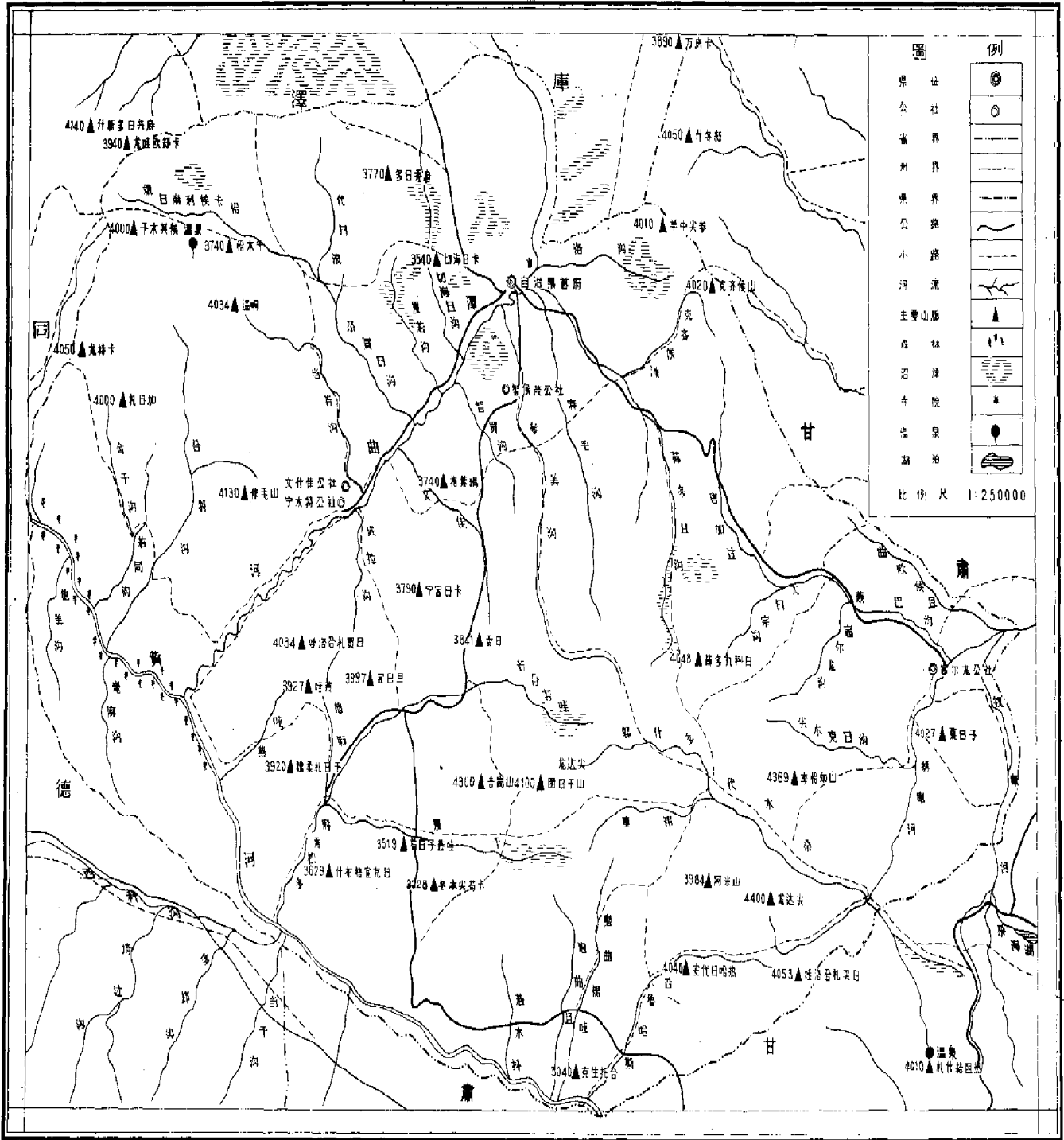


前 言

为了反映建国十年来党在全国民族工作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反映各少数民族的新的面貌和新的民族关系，阐述党的民族政策，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便于向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1958年各自治地方负责编写自己“民族自治地方概况”。在编写过程中，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的各省（自治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也参加了一部分工作。到1959年底，大部分书稿都已写出初稿。

这几年来，这些稿本虽经迭次修改，质量有所提高，但仍然存在着不少缺点甚至错误。为了便于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以便今后能够组织适当力量加以修改、充实和提高，逐步达到公开出版的要求；对一些问题较多的稿本则是为了保存资料免于散失，以便将来整理修改；现在不加改动地把这些书稿印刷出来。我们希望各地的有关党政机关的领导同志、科学工作者，和少数民族地区有关方面的同志，能够多多提出批评和指正。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示意图



目 录

第一章 概 况	{ 1 }
第一节 自然环境和物产资源	{ 1 }
第二节 民族人口和语言文字	{ 5 }
第三节 行政区域划	{ 7 }
第二章 历史概述和社会结构	{ 11 }
第一节 蒙古族迁入河南县的历史简述	{ 11 }
第二节 解放前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	{ 14 }
第三章 河南县蒙古族人民的解放和民族区域自治	
政权的建立	{ 27 }
第一节 河南县蒙古族人民的解放	{ 27 }
第二节 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的建立	{ 35 }
第四章 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 49 }
第一节 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49 }
第二节 人民公社化运动	{ 62 }
第五章 解放后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	{ 75 }
第一节 畜牧业	{ 75 }
第二节 农 业	{ 83 }
第三节 工业、交通运输和邮电	{ 86 }

第四节	商业、财政、金融·····	{ 91 }
第五节	人民生活的改善·····	{ 97 }
第六章	文教卫生事业·····	{ 101 }
第一节	解放后文化教育事业的新发展·····	{ 101 }
第二节	解放后卫生事业的发展给蒙古族人民带来 的幸福·····	{ 107 }
结束语	·····	{ 112 }

第一章

概 况

第一节 自然环境和物产资源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位于青海省东南部，北靠泽库县，西邻同德县，东南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玛曲县、洮江县和德乌鲁市接壤。地势东北高，西南低。海拔三千到三千五百公尺。气候较冷，温差较大，一般是早晚冷，中午热，七月气温最高在摄氏二十五度以上，元月气温最低，在摄氏零下二十五度左右。年降雨量五百公厘。黄河沿岸一带气候温和，土壤肥沃，水源充沛，宜于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是本县创造农田水利建设条件的理想地区。这里最宜人的还是在春夏两季，绿草丛生，百花争妍，百鸟齐鸣，河流纵横，风景十分优美。各种畜产品也异常旺盛。在那一望无边、碧绿如茵的草原上，到处都是肥壮牛羊遍山岗，芬芳草花一片香。每天早上太阳刚从东方露出一抹曙光，畜群就被放出去了，一合夥穿着红绿相映的男女牧民社员们迎着温暖的阳光，喜气洋溢、热情奔放地战斗在黄金时代的畜牧业生产战线上，丰收的喜悦弥漫着草原。一簇簇银灰色的蒙古包和乌黑色的

牛毛帐房星罗棋佈地居住在水草丰盛的远方，这里充满了草原人们生活的幸福景象。傍晚，彩霞褪去了最后的光辉，在蔚藍的天空浮动着朵朵白云之下，羊群还徜徉在草場上，紧接着羊群傳来的便是牧人格外清脆嘹亮的歌唱，歌声繚繞在山头、蕩漾在原野上，它激励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真是景色迷人，独有一派牧区风光，使草原显得更加宏伟、壮丽而富饒，令人可往。全县总面积約有九千平方公里，其中草原面积占十分之九，即八千一百平方公里。在这块辽阔肥美的草原上，生长着茂密的各种优良牧草，不仅耐寒力强，被复面积广，且对牲畜具有高度的适口性和营养价值，是发展畜牧业良好的自然条件。整个草原可載納牲畜約一百万头（只）左右。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除了有辽阔美丽的草原外，还有许多著名的山脉和河流。主要山脉有野日根山、作毛山、李卡如山、阿米山、吉岗山等较大山脉，这些巍峨屹立、山峦层叠、蜿蜒起伏的山脉中，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它展示着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未来工业的发展美景。生长着各种无数的名贵药材植物，棲息着各种珍贵的珍禽异兽，给人们以开闢更多的付业生产提供了极其优越的条件。同时，这些山脉大部分是草山，水草茂盛，是用来放牧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天然好牧场。沿黄河河畔一带，还有茂密高大的原始森林，生长着冬夏长青的松柏，綠林成蔭，笔直参天，著名的搭吾乎多松木、阿日根登藏等森林，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設上蓄积了丰富的木材财富。

主要河流有黄河、泽曲河和綠曲河等。黄河从本县东南部流入，紧假南部，从西南进入同德县，可灌溉百万亩以上的农田和草原。泽曲河由泽庫县境内流入，横貫本县中部，流向西南汇入黄

河，是本县境内的主要河流。东南部较大的河流则有绿曲河向东流入甘肃，为甘肃洮河的上游。此外，较小的河流、溪水和湖泊，交熾全境，形成天然水利化。这些河流均可灌溉草原，发展畜牧业。灌溉农田，发展农业。能足以供给工业电力方面之需用，也为发展林业、渔业和交通运输事业提供了天然的水利条件。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不仅具有其比较优越的自然环境，而且还有着丰富的物产资源。

家畜盛产马、牛、羊。全国闻名的“河曲马”即产于此地，它与新疆伊犁马和蒙古马通称为“全国三大名马”，品质为最优良，体型高大，体质结实，肌肉丰满，外形秀丽，雄壮魁梧，性情温驯活泼，易于管理和调教，对环境的适应性强，有优良的跋山涉水能力，和具有乘鞍兼用的优点。西北高原的特产——牦牛、犏牛、黄牛和藏系绵羊（据调查为欧拉绵羊），也盛产在这里。其特点：

羊一般体长七十至八十公分，身高六十至七十公分，腿长四十五公分，活重量平均可达一百五十多市斤，大部分净肉亦可宰七、八十市斤，肉质鲜美多脂。产毛量也很高，每年出产大量雪白的羊毛，供给国家工业建设上的原料，满足人民生活、生产的需要，在本县各类牲畜数量中占第一位。牛以牦牛、犏牛数量为最多，按用途可分奶牛、驮牛两种。乳肉是牧民的主要食粮，皮可制革、制靴，牛毛、牛绒是用来做毛纺织工业品的好原料，而且驮牛是当地牧民主要的交通工具，是农业生产上良好的役畜。

这些马、牛、羊，每年都出产很多的皮毛、肉食、酥油、曲拉^①、牛肠衣、羊肠衣、牛绒、山羊绒、马鬃、马尾等丰富的畜

^① 曲拉：就是奶渣。

产品，除自用外，还大量供应祖国各地人民需要，运销全国各地支援国家建设。

野性动物有鹿、熊、豹子、麝、黄羊、石羊、羚羊、猞猁、獾猪、沙狐、赤狐、水獭、旱獭等，是当地人民开展畜牧业生产的良好条件。

沿泽曲河畔有天鹅、水鸭等，为驯养野禽，发展家禽饲养业提供了天然水产资源。黄河、泽曲河、绿曲河及其支流内还均大量产湟鱼，是发展当地人民渔业生产的天然源地。

野生植物，除有蕨蕨、蘑菇等高级付食品外，还有党参、大黄、冬虫草、麦门冬、射干、霍香、天南星、乌药、秦艽、乳香、半夏等药材植物达四百多种。

在矿藏方面，自一九五八年起，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找矿、报矿运动，组织有计划的资源勘探，已发现矿苗二十多种。目前正在进行全面勘探中。这些矿藏的出现，象征着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日益繁荣昌盛。可以预料，今后将会有种类更多、储量更大、品位更高的矿藏出现。

群众称颂河南县说：

河南县是个好地方，水草丰美、肥壮牛羊遍山岗；
地区辽阔物产广，遍地财富、到处是宝藏。

这些丰富的物产资源和矿藏，为建设更美丽、更可爱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创造了极其优越的条件。在各族人民的救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敬爱的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随着各项事业的飞跃发展，不久的将来，河南县的面貌将进一步从根本上发生巨大的改观。

第二节 民族人口和语言文字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是一个蒙古族人民聚居地区，也是青海省蒙古族最集中的一个地方，据1959年底统计，全县有总人口一万零三百六十三人，其中：蒙古族八千四百一十四人，占81.19%；汉族一千二百七十四人，占12.29%；藏族三百八十六人，占3.72%；回族二百五十九人，占2.5%；土族二十一人，占0.2%；撒拉族九人，占0.087%。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为1.16人。

蒙古族人民是一个勤劳、朴实、勇敢的民族。千百年来，他们以自己辛勤的双手，一直在这块广阔肥美的草原上从事着畜牧业和其他生产事业的英勇劳动，使这片偏僻荒凉的草原，终于变成他们繁衍、生息的源泉。为了争取本民族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同历史上反动的统治阶级及本民族中的封建统治者曾先后进行了无数次英勇坚强的反抗和斗争，在统一蒙古民族的事业中曾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蒙古族人民在长期历代统治阶级血腥统治的年代里，人口增长的速度却是异常缓慢的，甚至还有减少。例如据1952年调查，亲王旗1938年就有二千四百一十户，共有九千六百人，但到1949年解放前夕只有七百二十户，二千八百八十人。这是历来统治阶级，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蒋马匪帮及蒙古族内部的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统治、压榨、剥削及制造民族纠纷、挑拨部落间相互战争械斗、仇杀所造成的必然恶果。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人民，有史以来就同其原有的蒙古族人民和汉族及国内其他少数民族人民有着兄弟般的亲密不可分割的联系，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同舟共济，在共同悲伤的岁

月中，在反对压迫和剥削他们的共同统治者，消除民族压迫制度，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结成了坚如磐石的伟大团结友谊。

解放前，广大蒙古族人民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经济上受掠夺，文化上受摧残。解放后，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成立了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实现了政治上与各民族之间民族地位和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经济上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特别是1958年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使蒙古族人民的社会历史发生了根本的转折，过去他们受剥削、受压迫的时代永远一去不复返了，从此后，在祖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中，互相更加紧密的团结合作，共同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

本县的蒙古族除了原来的达参旗、土尔扈旗和外斯部落的一部分人会說蒙古話外，其他的人都已不懂得蒙話，至于蒙文已沒有人認識，現通用的語言是藏語，通用的文字是藏文。究其根本原因，首先是：由于历史的变迁，近百年来，本县的蒙古族已与本省其它地区的蒙古族基本上失去了联系，而与周围地区居住的藏族接触頻繁，在经济、文化上相互关系十分密切，形成了与藏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上互相依赖，互相来往，互相协作，互相支援，共同劳动生产，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蒙、藏两族人民之间的通婚，结拜也不少。蒙古族学会了藏族的語言，接受了藏族的很多风俗习惯。因此，作为人们交流思想感情的語言和文字，受到很大影响；其次，历史的统治者实行了民族压迫政策的结果，给蒙古族人民留下了沉重的文化灾难，使自己的文化受到毒害和摧残，人民陷于貧病交加，文化落后的境地，沒有经济条件和政治

权利繼承和傳流自己的語言和文字。另外，蒙古族和藏族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都信喇嘛教，而喇嘛教的一切經文，都是用藏文撰写的，故原来的蒙文、蒙語，逐漸为藏文、藏語所代替。

解放后，蒙古族人民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在汉族人民的大力帮助下，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朝着伟大的民族政策所指引的方向，为建設美好幸福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和新中国而奋斗。为了更好的向汉族人民学习和更多的爭取汉族人民的帮助来发展本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現在，蒙古族人民尤其是男女青壯年和民族干部都强烈要求学习汉语和汉文，有不少民族干部已經学会运用汉语、汉文，能操用汉语、汉文进行工作。这对于巩固和加强各民族之間的友爱团结和合作，交流、吸收先进民族的文化，促进自治县經濟文化建設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深远重大的意义。

第三节 行政区划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在自治政权建立前称“河南蒙旗”（亦称河南四旗），解放前屬青海省伪政府管轄。

远在清朝时，清統治者在镇压了和碩亲王罗布藏丹津反清斗争之后，为了进一步分化青海蒙古族的相互关系，便于自己的統治，在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建立蒙旗制度，将青海的蒙古族分为六部二十九旗^①，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就是当时其中的四个旗，即左翼盟和碩特部前首旗（俗称亲王旗），由斯柔群哇、柯生木、外斯、藏阿柔等四个部落組成。左翼盟和碩特部南左翼中

旗（俗称拉加旗），左翼盟和碩特部南右翼中旗（俗称达参旗），右翼盟土尔扈特部南前旗（俗称土尔扈旗）四旗。故有“河南四旗”之称。远在清康熙以前轄区较大，除上述四旗分佈地区外，还包括今天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夏河县（当时称夏河区，1939年分循化代管，現改为德烏魯市）。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夏河区被划归拉卜楞寺的加木洋活佛管轄，公元1930年馬匪步芳又先后将左翼盟和碩特部南左翼中旗（拉加旗）大部划归同德县，从此以后，河南蒙旗的轄区日益縮小到今天只限于本县区域。因此，解放前虽称“河南四旗”，但自1930年后，实际上只有三个旗。

中国革命的胜利，彻底摧毁了蒋介石、馬步芳的反动統治，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废除了历史上的民族压迫制度，使国内各民族人民进入了一个民族平等团结，互相友爱，共同发展的新时代。从此，河南县蒙古族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为积极准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努力。1952

① 蒙古族六部、二十九旗：

和碩特部：东上旗、西前旗、西后旗、西右翼中旗、西右翼前旗、西右翼后旗、西左翼后旗，南左翼后旗、南右翼后旗、南右翼中旗、南左翼末旗、南右翼末旗、南左翼中旗、北右翼旗、北左翼右旗、北前旗、北右翼末旗、北左翼末旗、前首旗、前左翼首旗；

緯罗斯部：南右翼头旗、北中旗；

土尔扈特部：南中旗、西旗、南前旗、南后旗；

輝特部：南旗；

喀尔喀部：南右翼旗；

独立部：察汗諾門汗。

（參見伪青海省民政厅所編《最近之青海》一書。）

年8月，中共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工作委员会正式进入本地区开展工作；1954年6月28日成立了河南蒙古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同年10月16日成立了县一级的民族区域自治政权——河南蒙古族自治区。1955年改为“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原直属青海省人民委员会，1959年起由黄南藏族自治州代管。

在自治县成立以后，党和政府为了发展生产，便于领导，于同年（1954年）成立了区一级政权——斯柔群哇区。1956年又相继分别在柯生木、达参和藏阿柔三地区建立了区级政权，还在外斯、土尔扈建立了相当于区级政权的工作队各一个，初步完成了建立基层区域自治政权的任务。它对巩固健全与发展县一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具有重要意义。

1958年上半年，为了适应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发展的新形势，根据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根据宪法第五十三条第三款关于“建立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的规定精神，本着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发展生产，便于领导的原则，在以人口为基础，适当参照历史地区居住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了全面的“撤区建乡”工作，先后建立了六个乡和一个国营牧场，即：参美、智候茂、阿忙、乌乎德、文什佳、赛尔龙等乡和国营河曲种马场。在全县人民公社化时，为了继续适应人民公社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工农业并举，农、林、牧、付、渔全面发展的要求，又将原来的六乡合并改为智后茂、文什佳、赛尔龙、宁木特等四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二十七七个生产大队。从1959年起，根据我县牧业区牧民居住分散，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群众觉悟和干部管理水平还不够高等实际情况，遵照党指示的牧业区人民公社组织规模宜小不宜大，所有制形式宜低不宜高，管理制度宜简不宜

繁的原則，又不断积极正确地調整了人民公社的組織規模，处理了所有制等問題，恢复建立了六个乡級政权机构，即：智后茂、宁木特、賽尔龙、拖叶瑪、柯生、多松木等乡，将原来的六个人民公社改变成为三十九个人民公社，一百四十个生产队（即基本核算单位）。

解放十年来，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他們把对伟大祖国的忠心热爱，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誠，化为共同建設祖国温暖可爱的多民族大家庭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在大跃进中出現了无数动人的事蹟，立下了无数光輝卓越的战功，写下了无数优美动人的詩歌。

第二章

历史概述和社会結構

第一节 蒙古族迁入河南县的历史簡述

根据蒙古族远史的傳說和有关史料記載^①，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和青海其他地区的蒙古族一样，是远在元朝时就开始向青海迁入，但大規模的迁入到青海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明朝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原住牧在河套的蒙古小王子部落里，有一个“宰桑”名叫亦卜拉因和小王子不和，便率他的部众偕同阿尔秃斯和部落，向西逃到河西的涼州，翻过祁連山，驅逐原住青海的藏族，至青海以环海为根据地，几乎統一了青海；第二次是在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当时称雄北方的蒙古領袖俺答順义王率領他的两个儿子——长子真相和次子丙兔，从綏远經河西攻入青海；第三次是在明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

① 1. 參見《中国通史簡編》第935頁、936頁、930頁記載。

2. 參見青海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河南县小組关于《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社会历史調查》。

原住牧在新疆烏魯木齊一帶的和碩特部众首領固始汗（又称固实汗名叫图魯拜琥，又叫葛修且增），率和碩特部落进入青海柴达木一帶，統一諸部。

除上述三次大規模的迁入外，还有一些小規模的迁入。例如，随固始汗迁入之后，土尔、扈特二旗，准噶尔的綽羅斯二旗，輝特一旗，都从新疆移入青海。又有喀尔喀一旗从內蒙古移到青海，都受固始汗节制。后清順帝封固始汗为“尊文行义敏慧固始汗”。而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的迁入根据訪問了解，是第三次随同固始汗部众一起迁入青海的。清順治十年（公元1655年）蒙古的統治者屈服了清朝。清康熙年間蒙古的版图才正式成为清朝的藩屬。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达什巴图尔（固始汗的第十子）的儿子和碩亲王罗布藏丹津不服滿清統治，并想恢复固始汗統一青、康、藏的旧业，大会諸盟于察汗托落海（即察汗城）自号达賴渾台吉，取消清朝所封的亲王、貝勒貝子公等爵号，揭起反清旗帜，会同蒙、藏、回、汉及寺院喇嘛凡二十万人向西宁进攻，反抗清朝。但在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被清朝胤禛命川陝总督年羹尧、四川提督岳鍾琪指揮的清軍的疯狂屠杀下，終归失敗。

在固始汗死后，于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青海蒙古族各部屯集祁連山，縱牧大草滩（今之皇城滩），这时（距今約二百九十多年前）固始汗之后裔德废科削其（即博碩克图济农王），当时由于海北牧場狹窄，牲畜拥挤，又听說河南地广人稀（当时只有少数藏族），水源丰富，牧草丰美，便率領部众南移，經共和县的恰卜恰，渡过黄河，经过貴德、同德、貴南、同仁、泽庫、甘南等地前后共二十三年才到达这里。

当时迁来的蒙古族，有屬于和碩特部的左翼盟前首鹿（亲王

旗)、左翼盟和碩特部南左翼中旗(拉加旗)、左翼盟和碩特部南右翼中旗(达参旗)和右翼盟土尔扈特部南前旗(土尔扈旗)等四个旗。

据考查,在很久以前,河南亲王的辖区较大,包括现在的果洛、玉树、泽库、同德、贵南、还有甘南的一部分,人口众多(约十余万人),后因亲王统治残酷和清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挑拨煽惑民族之间与民族内部长期进行征战杀伐,使得蒙古族人口逐年减少,亲王的属区日益缩小。例如,在欧项达结王统治时,为了达到他残暴的统治目的,不断对玉树阅兵,玉树因不堪其压迫,便起来反抗,脱离其统治而独立。在这种残酷的统治之下,河南全境暗无天日,人民既没有生存的权利,更没有政治上的权利,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上他本人笃信红教,也强迫群众信仰红教,引起群众愤慨不满,人们以弃产逃亡作为反抗统治者的斗争方式,逃散大半,很多部落濒于绝灭境地,解放前河南县的柯生木部落就是当时逃散的只剩下三户人家,故得名柯生木(藏语三家的意思)。以后欧项达结虽用武力威迫索回一部分,但也终于抑制不了人民的反抗意志,逃亡斗争仍不断延续下去,直到阿斜苟日统治时,蒙古势力已弱,周围地区不断为藏族所占领,在这种情况下,阿斜苟日虽进京哀求嘉庆帝帮助,但已无济于事。到了马匪步芳统治时期,曾千方百计将其政治势力扩展到河南蒙旗来,虽然上层统治阶级屈服了,但英雄的劳动人民则仍然继续坚持了不屈不挠英勇无畏的斗争,曾把前亲王滚噶环觉勾结驻扎在蒙旗的马匪军队赶走,同时也使马匪的反动保甲制度及其在各牧业区遍设的经济剥削机构“德兴海”不能在此地建立。这些反抗斗争,直接冲击着封建制度基础的动摇。虽然如此,但